

传奇人物林立信

在北海的屋仔村有一幢普通的三层楼房，住着一位 90 高龄的老人，他就是北海解放初曾任华南区对外贸易管理局北海办事处主任的林立信。他出生于广东澄海，后半生大都生活在北海，最初他领导的办事处设在北海老地名叫“崩沙口”的原邓世增公馆（今中山东路 191 号），算是半个北海人。他的前半生在海外闹革命，后半生在家乡却历经坎坷。

2002 年 10 月上旬，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得到林老的同意，笔者采访了他。

林老 20 世纪 30 年代曾在汕头国民党缉私队任体育教官。他思想进步，有正义感，团结几个缉私队里的军官，计划有机会时把缉到的黄金、白银带走，投奔革命。后因计划不慎暴露，被通缉而逃到了上海。

在上海，林老考入上海特志高商科大学，读到大三时，因日寇入侵上海而停学。血气方刚的他，非常崇拜“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后来参加了蔡廷锴管辖的一个抗日游击支队，任文化参谋，在灵山、小董一带打游击。

后来游击队因故被迫取消，于是林老在 1941 年到了沙捞越，因林老的父兄都在沙捞越做生意。林老先在沙捞越首府古晋中华公学的第三小学任教导主任。期间，通过他父兄的关系，认识了一批知识分子和从国内来到北婆罗洲的革命志士。

在这里有必要对林老后来活动的地区北婆罗洲作简要介绍：婆罗洲即加里曼丹岛，是“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一个岛。也许因该岛又是世界第三大岛，约有三分之二的面积属印尼领土，故印尼称该岛为婆罗洲。该洲北部有沙捞越，它自 1888 年至 1941 年日寇入侵以前，沦为英国的保护国。由于沙捞越（包括其东面的个别小国和地区）位于婆罗洲北部，故称北婆罗洲。

日寇于 1941 年底入侵婆罗洲后，林老与他的一位同乡伍禅（曾留学日本，解放后曾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共同组织北婆罗洲抗日游击队，伍禅负责政治，林老负责军事，任游击队司令。沙捞越原属英国的保护国，但日寇入侵后，英军败退，丢下许多枪支弹药，林老领导的游击队拾来武装自己，常出没于深山密林中，伏击敌人和破坏敌人的交通线。

与此同时，西婆罗洲也有一支抗日游击队，称“印尼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随着形势的发展，两支游击队互相支持，共同打击日寇，林老为此作了重要的贡献。“当时北婆罗洲的抗日组织为了接济‘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派了林立信押运一批物资（主要是布匹）到西婆罗洲，并准备购买一批药品运返北婆罗洲。这批物资和布匹，顺利到达了‘西盟会’的抗日根据地。”后来林老在运药品返回的途中，被日寇特警截获，“在事变后不到两小时，（西盟会）即安排护送林立信离开山口洋取道孟加影，越过华

莪山区返回北婆罗洲，从而使负责押运的林立信幸免于难”（摘自《印度尼西亚“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及其活动概略》，作者：冯洋）。从此史料可了解到林老在西北婆罗洲抗日斗争中出生入死的一段传奇经历。

在世界反法西斯的二战中，日本于1945年8月宣布无条件投降，入侵北婆罗洲的日军投降后，原来作为沙捞越保护国的英国，一下子未能接管，沙捞越处于无政府状态。于是林老以北婆罗洲游击队司令的身份，颁布各种安民布告，维持治安，保护华侨。不久，联合国派代表和林老派的代表以及游击队数千人接收在沙捞越的日寇武装，并规定日寇在原驻地不准乱动，



1941年，林立信到北婆罗洲组织抗日游击队打击日寇。图为林立信（左二）与游击队活跃在深山密林中。

直到英国派人来接管为止。林老与笔者谈到这一段经历时风趣地说：“我做了25天的政府司令（意为沙捞越的首脑）。”接着，林老拿出20世纪80年代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经调查后，整理的一份名为《华侨问题资料》的材料给笔者看，内有一张抗战胜利后西北婆罗洲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合影的照片，照片上共有20多人，林老作为当时游击队重要领导人之一站在人群的中央。照片上还有社会各界人士赠送的写有“民族精神”等颂词的锦旗十余幅。林老说，另外还有一张他领导的、几百个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合影的照片，但一下子找不到，他感到很遗憾，说等找到后再给笔者看。这时，笔者对眼前这位老人肃然起敬，想不到他年轻时曾有过这样不平凡的经历。

抗战胜利后，沙捞越的殖民政府与国民党驻当地大使馆勾结，对林老等抗日游击队领导人进行迫害，林老于是逃到新加坡，在那儿与我国早期文化名人胡愈之（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人一起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8年林老被捕入狱，后被殖民者囚禁在铁笼里驱逐出境到香港，住在沙千里（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人开办的达德学院；1949年入一新闻通讯社做通讯员；同年广州解放。回到广州后，任湛江南路贸易总公司秘书长，管理南路15个县的贸易。

林老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以他对南亚等海外的商贸较了解和具有相当的领导能力，1950年8月1日被任命为“华南区对外贸易管理局北海办事处”首任主任（正县级）。1952年初在全国掀起的“三反”运动中，林老因“经济问题”被当作“大老虎”揪了出来，并被判刑劳改。先在高德砖瓦窑打砖，后又到钦廉林场当劳改队长。虽曾被减刑释放，但没有工作安排，只好继续留在林场当工人。林场成立中学后，到中学教书，上英语、语文和地理等课程，这一教就是八年。在这八年的后期，是林老不幸处境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78年越南排华，许多难侨被安置在钦廉林场。后来广西壮族自治区侨办王主任到林场了解难侨的安置情况，找了一些代表座谈，林老虽然不是难侨，可他也参加座谈，并被请做记录。当王主任听到做记录的人叫林立信时感到非常惊讶，因王过去也在印尼与林老共同搞过抗日工作，只不过王主任比林老的年纪小得多。当王主任问了林老过去的经历后，证实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当年北婆罗洲的抗日游击队司令，心情激动不已。王主任对林老说：“解放后，你在北婆罗洲的老同事、老朋友一直在找你。几十年了，全无音讯，大家都以为你死了，想不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你。”从此以后，生活和工作在北京、广州、汕头、南宁以及香港的老战友，纷纷来信问候并关心这位昔日老司令的情况。

林老在林场期间，曾写材料向中央反映他“三反”时被蒙上的不白之冤，要求调查平反。中央及北海有关部门对林老反映的问题很重视，而且林老得到当年一些了解实情的同事帮助。经调查后，认为当年对林老的判刑是一起错案。于1987年3月给予平反。



林立信（前排中者）于1950年被任命为“广州对外贸易管理局北海办事处”主任时，与他的同事在办事处（旧址为北海市中山东路191号）门前合影。

笔者在采访林老期间，翻阅了《北海口岸外贸志》和采访了一些林老当年的同事，了解到解放初林老在北海工作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其中他做了两件让老北海至今还难以忘怀的事：其一，1950年正值抗美援朝期间，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和禁运。在当年的秋冬季，林老领导的北海口岸办事处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反封锁”、“反禁运”斗争，一方面组织“合、钦、灵、防”四县的生猪、三鸟、中药材等多种农产品出口，不但增加了农民收入，又为国家创收外汇；另一方面，及时抢运价值86万美

元的一大批国家急需的石油产品等重要工业原料。其二，1951年，林老批准用外汇从香港购进一部英国最先进的GK-21型（后因故只能进口18型）35mm电影机，让北海市民看到有史以来声、光及图像清晰度都非常好的电影，此机两年多后被调往省府南宁，听说后来又被调往武汉。

林老就是这样一位爱国爱乡，具有国际主义精神和传奇色彩的人物。

相关链接：

2002年秋，笔者在一位老北海家里看到一张五十年前拍的一个单位全体同志合影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该单位的正门，下方有“广州对外贸易管理局北海办事处成立周年纪念，一九五二”的说明。照片的主人告诉笔者，坐在第一排正中，年近40岁的人就是林立信，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人。听了老北海（他是林老的老部下）的介绍，笔者决定去采访这位已90岁高龄的老人。

在此之前，笔者曾听说记者和有关文史工作者想去采访他，但都被拒绝了。于是在第一次踏进林老家门之前，笔者做好了被拒绝采访的思想准备。当笔者走进林老的房间，向他说明来意后，他却很爽快同意我的采访。林老的身体很虚弱。一个月后，笔者完成了这篇采访报道，刊登在《北海日报》上。

2003年4月12日上午，笔者到市人民医院探望了病重留医的林老。同年7月31日，林老病逝，享年91岁，安葬在他的第二故乡——北海。